

玻璃塾上念老友

何凡何其不凡

●陳運通

(中外雜誌撰述委員、卅四屆文藝獎得主、新加坡新神州藝術院名譽院士)

書香世家專欄高手

著名專欄作家何凡(夏承楹)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台北，高齡九十三歲。其畢生最著名的專欄為「玻璃塾上」，每篇以短短數百字，評析時事、人物，幽默風趣，自然雋永，享譽海內外。

何凡本名夏承楹(一九一〇—二〇〇二)，江蘇海寧人；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廿二日生於北平，自幼在北平讀書，受新式教育，接受新思想，他的父親夏仁虎(字蔚如，晚年自署「枝巢子」)，二十四歲登拔貢金榜，二十五歲晉京當小京官，趕上戊戌政變，此後宦海浮沉，五十五歲退休，即潛心著書修志。民國肇建，夏仁虎三十九歲，已是八個兒子的父親，夏承楹排行老六，幼承庭訓，飽受書香薰陶。民

國後，夏老先生到大學裡教書，手著「枝巢四述」，談駢、言詩、說詞、論曲，博雅閱實，確是飽學之士。「舊京瑣記」則是留居北平幾十年間的筆記，極為風趣。如果那年頭有專欄作家，夏老先生一定是當行出色的高手。然而事不罔替，他的六兒夏承楹承續他的筆，做了專欄高手。

夏承楹在北平讀完中小學，考入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外文系，畢業後，未曾獻身杏壇，反而投身新聞界，進入華北日報擔任編輯，再轉入報人成舍我所辦的世界日報當編輯，編報之餘，翻譯西洋文學小品刊於副刊，是他筆耕之始。一九四〇年代，抗戰烽火正熾，夏承楹以「陳迎」為筆名，開始為北京的報刊寫專欄，激勵民族信心，宣揚抗日必勝，以筆桿報國。

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歲的夏承楹

與世界日報十九歲的女記者林海音(原名林含英)結婚，成了「客家女婿」，從此夫唱婦隨，攜手筆耕一輩子。林海音創作散文小說，獻身文學出版，成就非凡，被尊為文藝界的「大姐大」。台灣的文藝寫作，幾乎都受過林海音的提攜與照顧，他們的家經常高朋滿座，均是慕名來訪的文學愛好者。她的舊作「城南舊事」，暢銷海峽兩岸，數度被拍成電影或電視劇，因而其妻的成就，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他對妻子的成就，既感驕傲又覺榮幸，給予充分的支持與贊助。

來台投身國語日報

一九四九年底，大陸易權，夏承楹舉家由北平輾轉來台，進入國語日報充任編輯，不久，創辦出版部，擴大國語日報的

營業範圍，工作績效優良，升遷快速，由編輯、副總編輯，而升至總編輯。一九五三年四月，辭去總編輯，改任總主筆。一九五七年創辦文星雜誌，自主編務。一九六〇年任國語日報董事，翌年任「聯合報主筆」。一九六一年任國語日報副社長，一九七二年升任社長，任職期間，翻譯「小亨利」、「淘氣阿丹」專欄，每週一篇，又開闢漫畫園地，為兒童基礎教育開闢另一窗口。同時，他又建立國語日報「語言中心」，協助擴大推行國語運動。

何凡何凡不

一九五三年夏，其妻林海音任聯合報副刊主編，舉薦夏承楹在該報寫「玻璃墊上」專欄，用何凡為筆名，寓言「何其平凡也」。自稱以「原子筆報國」，自是年十二月一日起開始在聯副刊載，一直寫到一九八四年，持續了三十二年，計五千五百多篇文章，五百餘萬言，下筆輕鬆活潑，幽默風趣，文字自然流暢，簡明雋永。雖評析時事，臧否人物，但無尖酸味，亦不帶儒巾氣，讀之如飲甘泉，沁人肺腑，對社會很有影響力。他寫作的題材，選擇社會脈動、身邊瑣事、讀書感想、新知趣事等項為重點。曾建議設立老人醫院，以「搖頭工業」形容國產燈泡品質太差，率

先提出「惡性補習」一詞沿用至今，成為改進社會環境和生活品質的重要發聲者，從高官權貴到市井小民都是他的讀者。

他深知社會每有問題發生，大眾總要看看專欄作家的見解，曾說：「專欄作家像棋士一樣，要比別人多看幾步。」而他的專欄連載三十一年，不僅許多觀念走在眾人前面，也見證了台灣社會進步和發展的歷史。

在平開寫玻璃墊上

然而夏承楹的專欄「玻璃墊上」，並非始自台灣聯副，早在一九四六年他已在北平的報紙上推出此一專欄，他的女兒夏祖麗為了給父親寫傳，最近幾年屢赴北京搜集資料，發現他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兩年間在「北平日報凱旋門」所寫的「玻璃墊上」專欄一批，其中破題的第一篇，題為「墊上開筆」，對「玻璃墊上」一語作了一番解釋，錄刊於後：

「對於發明玻璃桌墊的人我表示敬意。它對磨桌子的人的確幫忙不少。尤其是一個做編輯的，在他的玻璃墊下可以壓稿友通訊表、未製的圖片、已製的版、人名標準譯音表、各種備忘錄、帳單，凡是

可以幫助他的記憶的都壓下去。

玻璃墊堅固耐久，而現在做編輯的頗難有『磨穿鐵硯』的長工夫，常常編輯換了幾位，玻璃墊仍安如泰山，飽閱編輯部的人事滄桑。從墊下所壓的東西也可以看出編輯的個性。東西壓的少，記憶力一定很好——也可能是不須要記什麼。壓的多的腦筋大概很亂，也許管的閑事太多；或是喜歡無事忙，本來記得住的事情，因為在墊下層層積壓反而忘掉。

同業某君嗜酒，不事家人生產，絞腦汁所入大部用去買醉。時常晚間酒氣撲鼻興高采烈的對同仁說：『大酒缸才是我的王國，進了酒缸我才得到和平與民主！』但是次日卻垂頭喪氣的到報館來，原來回家後如同在琉璜島登陸，遭受到老婆孩子的立體攻擊。爬在玻璃墊上，牢騷馬上像傘兵一般的來了，筆底下自然寫不出好話來。於是在他墊下壓了十個字，是『醉裡乾坤大，墊上牢騷多！』過後又去吃酒。

如今在玻璃墊上消磨匆忙歲月的『新開苦力』除了奉命賦得『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的以外，唯抽得出良好情緒？寫過印出一看，無非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而已。閒言表過不提，墊上開起筆來

前後加起來，夏承楹的「玻璃墊上」專欄維持了三十二年之久，迄無人能破其紀錄。

何凡文集六百萬言

一九六六年開始，他又在國語日報上闢專欄「日日談」，和青少年談讀書、談修身，輔導青少年身心健全發展。

一九七八年升任國語日報發行人，但不論在何職位，寫作始終不輟，每日晚間七時至九時是他固定時間，他寫專欄，也寫社論，寫了七十年，直到二〇〇二年四月，因健康不佳才輟筆。一九九〇年，其妻林海音創辦的「純文學」出版社整理出版「何凡文集」二十六冊，六百餘萬字。承其全部贈閱，筆者在此再表謝意。二〇〇二年三月台北三民書局出版他的新書「何其平凡」，收錄他近幾年來的文章。新書推出時，他曾親自出席新書發表會，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何凡文集」共分四部，「玻璃墊上」佔了二十二卷為第一部，第二、三、四部的第二十三卷至二十五卷，包括在報刊雜誌刊載作品（翻譯除外）約一百萬字。

這部書是臺灣社會發展的簡史，從書中可以看出臺灣四十年來進步的軌跡，和許多關係日常生活的有趣的統計數字。對於社會風氣、消費者權益、食品衛生、市政建設、行政效率、民代糾彈、體育競賽、宗教與迷信、環保公害等，何凡都有切中時弊的批評，同時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梁實秋就曾說過：「何凡能把我說的話，從我的嘴裡挖了出來。」

為「何凡文集」作序的李國鼎說：「何凡平日為文提倡科學、排斥落伍，督促政府與議會加強為民服務，勸導國民守法自強，力爭為一等國家，一等國民。」

前台大校長孫震說他「活出文章一生的典型」。

個性內向能動能靜

夏承楹的妻子林海音於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一日病逝，十二月廿二日在追思會上，他曾豁達表示：「中國老話說，老伴兒走了，另一位也不會停留太久。」他也曾說，和林海音結婚六十二年，期間兩人分離的時光不超過四個月。果然在林海音周年祭後不久，認為「人生已無憂」的何凡，追隨老伴而去。

林海音曾形容她這位筆耕不輟的老伴：「每天把自己關在書房裡，埋頭在書報堆中，像一隻白蟻樣的辛勤的蛀蝕，然後像蠶一樣的吐出絲來。」他獨特的筆鋒，展現出理性和感性不同的層面。但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內向平靜、溫文敦厚、能動能靜的謙遜君子。在他家，每逢文友雅集，女主人熱情迎客，作為男主人的他卻常略事寒暄，即端一杯茶走進書房去讀寫，獨自對抗隔壁的滿室笑語。

愛好運動和大自然

文學能手夏承楹，辣手著文章之外，也喜愛運動，自青少年時代開始，即熱中桌球、排球及溜冰，且是箇中高手。平日工作之餘，他和林海音常守著電視觀賞日本相撲節目，後來美國NBA籃球轉播，他也是每場必看。國語日報現任董事長林良，和他共事半世紀之久，林良表示，夏承楹注重運動，愛好自然，心境開闊，原以為可以活到一百歲以外，不料於九十三歲仙逝，雖已是高壽，仍令他十分惋惜。林良回憶，數十年前，夏家在重慶南路的日式舊居改建為「慶廬」時，他堅持門前的一棵老樹不能砍；房子蓋好後，老樹恰

好在夏府二樓的窗前，「為夏府增添了一幅窗景」。

林良說，夏承楹自新聞界退休後，仍記掛國語日報，在何凡因病住院時，還向前往探病的林良透露：「我現在什麼報都不看，只看國語日報。」

他的長子夏祖焯則回憶，父親曾就生死問題交換過意見，他特別引用哲學家海德格的話：「人是一種奔向死亡的存在。」夏祖焯說，他父親不是存在主義者，而是無神論者，他認為，對一個無神論者而言，生命終止，他的任務也達成了。

妻子感性他卻理性

晚年身體硬朗的夏承楹，和愛妻林海音結褵一甲子，鶼鶼情深，二〇〇二年妻子去世後，他頓失精神依靠，照顧他們夫婦四年多的陳彩鳳說：「夏伯伯原本很獨立，生活自理，林阿姨（林海音）去世後，非常思念妻子，有時聊起兩人戀愛和婚姻生活種種，夏伯伯還記憶猶新，一一細述，但近來總思念林阿姨，常躺在床上叫著『含英，含英』，令人不忍，精神和身體也漸衰退。」

國語日報董事長林良與他「亦師亦友

」，林良說，何凡對公事要求嚴格，休閒時也放不下工作，是標準的「以公害私」；私下與人相處，又是個好好先生，「他帶著我打排球和桌球，助我養成運動習慣」。他為寫專欄，大量閱讀書報雜誌，有可用資料一定以紅筆勾選出來，再由林海音先生剪下，豐厚的資料使他隨時有幾個可寫的題目。

夏祖焯說，父親一生因專欄受到肯定和歡迎，得到的喝采已遠超過母親，但他會以「何凡」為筆名，也說明他個性內斂、低調、清心寡欲，「一直都活在自己的小天地裡」。

何凡一直覺得他是「用筆跑馬拉松」。正與夏祖麗一起撰寫《何凡傳記》的成大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應鳳凰說，除了「玻璃墊上」影響廣大，何凡創辦的《文星》雜誌也是知識分子重視的刊物。而且他翻譯的「包可華專欄」，引介各種新觀念，「他真是幫助我們打開眼界的人」。

出身文化內蘊豐厚的家庭，夏承楹為文不忘於社會進步的期許，及對於人生幸福的關心，但又能以幽默敦厚的文筆說情，讓人欣然接受。他連續翻譯漫畫《小亨利》與《淘氣的阿丹》，永保童心的他，

果然成就了永遠不老的小亨利，也成就了當時台灣社會一個新典型的孩童形象。

身為夏府好友，台大教授齊邦媛說當年知道何凡是林海音的先生，「不禁大叫！『林海音的純女性感性與何凡的純男性理性，可以相處如此融洽，』兩人相處所有細節都令人神往。」

二〇〇三年一月十一日，筆者應邀參加何凡子女們在台北富邦國際會議中心為父親舉行的追思會，百餘位何凡的故舊知交及文藝界人士齊聚一堂，參加這莊嚴而肅穆的聚會，一同追念這位一生馳騁筆場的文壇老將。會中，何凡的長女夏祖美再三的表示「夏家的客廳永遠不打烊」，他們願意把這個客廳延續下去，夏家的大門永遠為文學而開。

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缺頁、污損，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